



世界经典名著

爱的奴隶

〔英〕巴巴拉·卡特兰 著

曹文虎 李玉丽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0
第三章	36
第四章	53
第五章	72
第六章	94
第七章	112

第一章

一八五五年

驰骋在碧草如茵、金黄色野花与黑柏树相互辉映的原野上，嘉士德爵士的心田中蓦地浮起了一丝幸福的感觉。

在数周的奔波劳累，又不时地参加外交会议与商讨调停之后，嘉士德爵士感到此刻能卸下重担，实在是无比的轻松、畅快。

这是一个明朗亮丽的夏日，天空澄澈似水晶，嘉士德爵士勒住了马，低下头来，细细地审视着这个繁华壮伟，充满学术与艺术气息的城市。

虽然康士坦丁堡的光辉已不如昔，然而远眺那些伟大华美的建筑，高耸入云的尖塔，壮丽的大理石柱廊与金壁辉煌的宫殿，却仍然强烈地激荡着人们的心怀，不断引起人们的神往。

嘉士德爵士兵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但此刻，凝望着阳光普照之下的康士坦丁堡，却仍不由得衷心赞美它的美丽。

从这儿，可以很清楚地望见一片蔚蓝澄净的水，粼粼地注入玛墨拉海。

往北眺，便是狭长的博施普鲁士海峡，此刻正泊满了帆船、汽艇以及一些运送军队到克里米亚的战舰。

出神之际，嘉士德爵士蓦地想起此行的目的是打算为他的长官——新近封爵的英国大使史瑞福爵士——选一



件精致的礼物。

他原想趁上次出任波斯特使之便，在那儿选一件礼物的。

没想到在德黑兰停留的时间意外地仓促，根本无暇仔细的挑选。再说，那些礼物要是呈奉在这位曾革新奥斯曼帝国，被人们尊称为“大奥奇”的伟人之前，也显得太平凡无奇了。

就象那些华丽绣花的长袍，镶满珠玉的剑鞘，锦缎绫罗，在史瑞福爵士的眼中简直太平凡，太庸俗了。因此嘉士德爵士费尽神思，想为这位敬爱的伟人与外交上的良师选一份独特的礼物。

转念之间，他想起上次在一家小店里，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古迹，据他推测很可能是希腊人或罗马人遗留下来的。在康士坦丁堡有许多银楼与古董店，往往会出其不意的在其中碰上一、两件宝物。这些宝物大半是先人的陪葬，后来被小偷或考古学者挖掘到才流落世间。

“相信会找到一件史瑞福爵士欣赏的东西！”嘉士德爵士喃喃自语着。

调转马头，他朝着世界最可爱的城市——康士坦丁堡——行去。

竖立在他眼前的是许多壮观的建筑物。

包罗了剧院、音乐厅、陈列馆的希伯姆宫和终日吸引无数信徒的巴希利加宫。

除此之外，到处都散布着为人崇敬、赞颂与神注的寺院、尖塔。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曾为苏丹皇宫的希拉利奥宫。



密密围绕在宫外的黑柏树,更为它增添了一份阴森之气。

希拉利奥宫曾经是康士坦丁堡的中心!

在这座宫里,有爱、有恨、有美、有丑、有野心、有罪恶、有荣华富贵、也有可怖的聋哑人。

被厌弃的美女,被废的苏丹,往往会道到同样的下场:被偷偷地抛入平静不湍的博施普鲁士海中。

在这里,死亡与生命,美丽与腐朽,赤裸的罪恶与柔美的处女,恶行与鸟瞰,共生并存并立。

随即,嘉士德爵士发现自己到了市场。在市场的周围林立着许多商店,出售各类的绣品、金饰、盔甲、布料、食品,间或夹杂着各色蔬菜及本地特产的水果。

而穿梭在市场曲折窄道中的人们,正象一个五彩缤纷的万花筒。

其中有束着五彩腰带,肩负重物的亚美尼亚人,也有穿着长斗篷,围着面纱的妇女;有衣衫褴褛,伸着枯瘦的双手,不断乞怜的瞎子,也有带着侍从、打着遮阳伞的土耳其官员和穿着皮衣、戴着皮帽的波斯人。

此外更点缀着一些载满重货的驴子和瘦马,蹒跚地行着。

嘉士德爵士深爱着这个熟悉的东方世界。

在他眼前又出现一个顶着一盘甜品的土耳其人;包白头巾、穿深色长袍的苦修僧人以及骑着骏马、戴着红毡帽的土耳其兵。

同时在他两旁挤满了各色小贩,兜售着各种高贵的货色,象保加利亚的绣花锦缎、纯丝编织的波斯地毯和布鲁



萨的纯丝，他却不为所动，缓缓地前进着。

他正在猜想自己是走错了路，还是记错了小店的位置时，忽然从前面传来一阵喧闹声。

喊声逐渐变成阵阵怒吼与叫嚣。

人们忽然警觉起来，机敏地、忧惧地朝着吼声来源望去。

一群人朝着这条窄街跑来，有些人的手里持着木棍，在他们身后还拖着一样无法辨识的东西。

嘉士德爵士立刻退到街边，两旁的摊贩也急急忙忙的想把自己的货物堆回窄小的店铺中。

但是太迟了，鲜翠的蔬菜翻撒了一地，水果也纷纷地滚落，于是惊叫声、咒骂声、喧闹声全融汇在一起了。

连嘉士德的座骑也耸起了双耳，烦躁不安地摆动着。好在它曾受过严格的训练，还不会被这场混乱吓坏。

向前面移动了几步，他蓦地发现身旁站着一位穿白衣的欧洲女子。

她紧靠着小店的墙壁，神色仓皇显然是十分惧怕，在她前面有位土耳其人，似乎是她的仆人。

在土耳其，女人不带侍从，是不敢上街的，即或如此，到市场的女子仍然少之又少。

她的穿着并不时髦，但却异常清雅。嘉士德爵士看得出她的身材非常优美，秣纤适度，而且她年纪很轻。

此时，这批人群拥塞在他们附近，喊声震耳欲聋，嘉士德爵士方才听出：

“杀死他！”

“宰了他！”



“给他吃点苦头！”

“间谍！该死！”

现在，他才看清这群人拖着的竟是一个人！他的双手、双脚、衣服、头发……无不被人拉扯着，脸上沾满了鲜血，眼睛半闭着。

显然，他已被折磨得半死不活了！

战争常常会被人利用、煽动，轻而易举的就能被起一场暴动。

早在他到康士坦丁堡之前，他就听说，此地掀起了一阵“间谍热”，人们开始怀疑那些不能证明自己国籍的外地人就是俄国人。

此刻被逮捕的这个人，仍然不断地遭到人们的唾弃踢打，蒙受着百般凌辱。

从马上，嘉士德爵士看得出引起这场骚动的牺牲者，虽然浑身是伤，但身份教养却很明显的要比那些迫害他的暴徒高尚得多了。

“我们……能……帮得上……忙吗？”

一瞬间，他诧异是谁在说话。随即发现方才倚墙而立的那位女子正欠着身子在对他说话。

虽然她的英文很流利，但嘉士德爵士知道她绝不是英国人。

“没办法。”他很快地回答，“你得知道，我们也都是外国人！若不幸被卷入这场是非中，可会惹上杀身之祸的。”

“可是……也许他并没有做什么……坏事！”

“他们认为他是俄国间谍！”



“我知道。”她说：“但他们也许弄错了！”

“可能。”嘉士德爵士回答，“不过我们最好别去干预，况且我们也没有能力帮他的忙。”

此刻大批群众仍然继续吼着前进。不断擦身而过的人群，使马烦躁地摇晃着。

被拖着的人，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

然而仍有许多人不断地加入行列，甚至一些袖手旁观的店东也跃跃欲试，想加入凑兴。

“我们最好赶快离开！”嘉士德爵士表示。

他对“暴动”可说是了若指掌。他知道暴动就象一团火焰，很快就会蔓延开，造成一连串悲惨、可怕的灾祸。

除非等到这场暴动完全平息，市场将不再是个安全之处了。

他望着身旁的女子。

“若不嫌弃。”他说：“乘我的马比你走路回去要安全得多了。”

正如他所预料的，此时有许多人正匆匆忙忙地加入前方不远的群众中。想必对方也看到了，因为她立刻说：

“那真是感激不尽。”

于是她转身面向着前面的仆人，那是一位温和庄重的土耳其人。

“你回去吧！汉弥，”她说，“这位先生会照顾我的，再走下去是非常不智的。”

“正是，小姐。”

嘉士德爵士弯下身，搀起她轻巧的身子，坐在马上。她戴着一顶小巧的软帽，因此虽然坐在前座，却丝毫



不影响嘉士德爵士的视线。

他右手执着缰绳，娴熟地驾着马，间或闪避一旁，让人群经过。

幸运得很，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暴动行列吸引了，因此并没有特别留意到嘉士德爵士和他的女伴。

不一会儿，嘉士德爵士转入另一条小路，路上只见数匹疲累的驴子，载满了乡村来的新鲜食物，缓缓而行。

“最好的办法是绕道而行，”嘉士德爵士说，“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你的住处，我可以绕一些宁静宜人的小路，送你回去，这样走法会比刚才安全得多，也愉快得多了。”

虽然他心中已猜测到这群暴徒的去向，但他仍然不愿轻举妄动。

因为这群暴徒早已失去理智，根本无视法律的存在，正不断地向市中心集中，虽然此刻他们幸而避开，然而这个事件却很可能会造成对所有外国人不利的情况。

“真可怜！”这位女子轻柔地说。“我简直无法忍受……想到他受到这么悲惨的折磨！”

“好在此刻他已没有任何知觉了！”嘉士德爵士答道。

现在，他才定下神来打量她，竟意外地发现她长得非常美丽，堪称明艳绝伦。

他觉得她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是他在别的女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更想不出她到底是哪里人。

她的眼睛又大又黑，象两泓深不见底的潭水；挺直小巧的鼻梁，和柔软红润、花瓣似的嘴唇，很匀称地排列在小小的鹅蛋脸上。她的皮肤非常细致洁白，却衬着一头如云般的黑发。



这么美丽的女子，只有一个仆人保护，在康士坦丁堡行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个想法立刻浮上他的心头。

一股好奇心驱使着他，于是他问：“我想我们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嘉士德——嘉士德爵士，英国人。正要到英国领事馆。”

“我是法国人，先生，万分感激你的搭救。”

嘉士德爵士觉得她看起来、听起来都不太象法国人，虽然她的法语说得十分正确古典。

一转念，他又想也许是多年居留异邦，使她看起来不太象法国人。

“芳名是……”

“雅娜。”

他扬起眉毛。

“这可不象法国名字呢！”

“我是在这儿出生长大的。”

难怪她看起来不象法国人，他想。

他同时感到她似乎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姓，对于此点嘉士德爵士虽有点失望，但也不禁在心里称许她的谨慎。

毕竟，他们只是萍水相逢，有良好教养的女子是不应该随便与陌生人太亲近的。

“愿意告诉我你的住所吗？”他问道。

听了她的说明之后，嘉士德爵士感到无限的惊诧。

据他所知，那附近并没有适合欧洲人住的房子。

因此，他对面前这位优雅高贵的女子益发感到好奇了。

“你可喜欢康士坦丁堡？”嘉士德爵士寒暄着。



“有时候我真恨死它了！”她说：

“想想刚才那些残酷的人！”

她的声音透出一份激动，嘉士德爵士知道她仍在为那位不幸的俄国人难过，难过他生前饱受折磨，死后仍不断地遭人凌辱。

“的确，土耳其人有时是很残忍的。”他说，“不过，换个角度来看，他们往往是最好的战士。据我所知，英、法两国对土耳其在克里米亚的战绩都相当赞赏呢！”

“根本就是一场无聊、不必要的战争！”雅娜答道。

“对极了！老天爷知道大使曾费了多少力量想化解这场战争！”

“但并未成功！”雅娜的语气中带着讽刺。

“要知道俄军方面可没这么想！”嘉士德爵士说，“这场战争完全是俄国发动的，他们先突击黑海西岸的西奈，击溃了一文土耳其骑兵。”

“可能他们有他们的理由。”雅娜说。

“理由？”嘉士德爵士严厉地反驳，“西奈事件简直是一场大屠杀，景况比你刚才看到的要悲惨万倍！”

这一次，雅娜缄默了。一会儿之后，他继续说：

“完全是土耳其兵士的杰出表现，才引起整个欧洲的同情与敬佩，因此英法两国才在去年联合向俄宣战。”

“战争全是愚蠢的、错误的！”雅娜情绪化地说。

嘉士德爵士浮起揶揄的微笑。

“这可是你们女人家的观点。其实战争往往是为了追求正义、公平，就象这场俄土之战，意义在此。”

“希望那些死者会感激你们的大恩大德！”雅娜忍不



住反唇相讥。

“你似乎并不全心全意地拥戴我们的国家和同胞嘛！我可要提醒你，这场战争原本是为了争夺耶路撒冷圣地的占领权而引起的。”

“这问题早在两年前就解决了。”雅娜尖刻地说。

嘉士德爵士倒被她的话吓了一跳，他没想到她竟然相当了解这些来龙去脉。

他咧出一丝微笑，一闪即逝。他说：

“的确，这个问题早就由英、法、俄三国的大使会商决定了。但，无疑地，你也该记得俄国大使米契诃夫仍然继续要挟土耳其做更多的让步。”

嘉士德的声音忽然冷酷起来。

“米契诃夫实在太过分，故意令土耳其难堪！”

“那么你可认为……我们会获胜？”雅娜小声地问。嘉士德爵士注意到她在说出“我们”二字之前，稍稍犹豫了一下。

“当然！”他答道。“虽然开始的几个月，我方受到很严重的轰击，但是现在军队的组织比以往严密多了，因此我想沙皇提出和谈的日子也将近了。”

雅娜没有再答话，他们默默无言地前进。

和煦的阳光温柔地吻着他们的脸，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小草，散发着幽微的清香，夹杂着阵阵咸味的海风，轻轻飘浮过来。

她轻轻地靠在嘉士德的臂膀中，看起来毫不费力，但嘉士德心里明白她所以能如此轻松自若，完全靠自身的均衡和她天生的优雅风姿。



“你常常骑马吗？”他一面想着，一面问道。

“以前常常骑，”她答道，“现在可没有了。能驾着你这匹骏马奔驰，想必是件乐事！”

“这匹马是大使的，”嘉士德爵士说明着，“他对马匹就象对其它事一样在行。”

“你很仰慕他？”

“谁不仰慕这位比苏丹还重要的人物？曾经有许多人称史瑞福爵士为土耳其真正的国王，就是现在，还有很多人这么说。”

嘉士德的声音里透出一份前所未有的热诚。

雅娜忍不住望了他一眼。

刚看到他时，她觉得他虽然很英俊，但那份英国人特有的孤傲冷漠，却令她很不自在。

她原以为这种人只会孤芳自赏，因此倒吃了一惊。

不过他却不是她心目中那种吸引人的男性典型，虽然她不得不感激嘉士德爵士的解围。

她也明白，嘉士德爵士很谨慎地避开了那些有危险性的街道。

“下次你真要特别小心了，”嘉士德的口气在对一个孩子说话。“你不该带着一个仆人就上街的。”

“平常我并没有，”雅娜说，“因为我父亲病得很重，我不得不上街为他买一些草药。”

“为什么不请个医生呢？”

“你知道，草药可以治百病。大多数的秘方都是由先人留传下来的，虽然这些秘方没有记在医书上，但常常是很灵验的。”



“可是不经别人指导而滥用，不也很冒险吗？”嘉士德爵士不肯让步。

“总不会比盲从医生要危险吧！”雅娜答道。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又忍不住地讥讽他：

“大家都知道这项事实：史库的医疗设备太差了，对伤患根本就束手无策！”

“你说得对！”嘉士德爵士表示赞同，“不过，我保证史瑞福爵士完全是无辜的，绝不象英国报纸所评论的。”

“原来英国人也动怒了！”雅娜喊着。“我真高兴！”

“坦白地说，英国政府当局实在是一团糟，真是丢脸！”嘉士德爵士很严苛地说。“而我们驻土耳其的大使却受到别人的猜忌，完全蒙在鼓里！”

他顿了一下，然后用平和的语调说：

“但史瑞福爵士确曾努力地弥补过失，并尽可能地支助南丁格尔小姐。”

雅娜没有回答。一会儿之后，他又说：

“你知道南丁格尔吧？”

“我想，没有人会不知道的！”雅娜回答。“土耳其的报纸每天都载满了她的故事，大家都佩服她的勇气，可是仍然认为女人不应出来抛头露面，‘女护士’令他们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你呢？”嘉士德爵士问道，“你好象并不打算学习南丁格尔？难道你不愿把希望散播给那些受难的兵士？难道你不想在战争中为女人争得一席之地？”

他开始反击了。

“我现在正是一个护士，”她静默了一阵，“我父亲病



得很重。”

“抱歉！”嘉士德爵士说。

“所以我切身体会到护士的重要，”雅娜继续说，“我觉得，有没有战争都一样需要女护士的。”

“这点我可不同意，”他说，“以往的战争，我们总设法不让女人参与，老实说，我认为女人不但帮不上忙，反而令人厌烦。”

雅娜的脸上露出一层笑意，使她看来容光焕发。

“这些话正在我意料之中，爵士。”她带着几分自得地说。

“你的意思是说我古板，心胸狭窄？”嘉士德爵士质问。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她甜甜地回应着。

他们之间似乎树立了一道无形的战旗，嘉士德爵士感到兴味盎然。

他的对手是如此的纤巧可爱，还兼具一股东方的神秘气质。

很可能是因为她那双乌黑的明眸，也可能是她身上散发的那种馨香——似茉莉与月下香混合的气味。

他从来没有闻过这种幽香，而且这股神秘的香味竟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诱惑。他甚至感到她的身躯也异于一般妇女，是如此的柔软、富弹性。

“阁下可否在此一停？”雅娜出其不意地说。

他勒住马，望见前方有一条古旧的石阶，很可能是罗马人遗留下来的。

“走这条路，”雅娜依循着他的眼光解释着，“要比走



正路快得多了。”

说着，她轻轻地顺着马鞍滑下来，然后昂首凝望着他。

“真感谢你！”她很平静地说。

嘉士德爵士也随着跨下马，一面伸出手来：

“很高兴能帮上你的忙。明天我能再来看看你吗？”

雅娜摇摇头。

“抱歉，我父亲病得很重，无法见客。”

“那我可以留一张问候卡向他致意吗？”

她回报他一个甜蜜的微笑，觉得他很有趣，但她绝不打算让步。

“我只能重复刚才的话，爵士。”她说，“再见！我们谈得很开心！”

说完，她立刻转身，根本没有握嘉士德爵士伸出来的手。

她很快就步上了石阶，嘉士德爵士只能无助地站在原地，目送着她优美的背影，直至消失。

她没有回首，也没有探手，就这样走出了他的生命。更令他心神不宁的是他发现自己对她的了解几乎等于零。

她的名字是雅娜，可是雅娜又是谁？

她有良好的教养，是一位淑女，但为什么这么神秘呢？

令他奇怪的是她似乎对这场战争很了解，而且他不得不同意她的说法：这场战争原本是可以避免或调解的。虽然从外交官的立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易事。

因为俄国显然是蓄意挑衅，坚持不肯接受土耳其所提出的和谈，使史瑞福爵士的心血完全化为泡影。



人们对史库医疗设备的批评指责，确实是医院当局的错误。

他们故意隐瞒不报，甚至宁可让伤患死去，也不愿向外交部求援。

当大使发现真情，完全了解医院的实况后，他立刻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来救援这些伤患。

他借用了许多房屋作为病人休息之所，其中还包括一座苏丹的宫殿，此外土耳其当局也供应了一艘汽艇，用以输送食物。

最后史瑞福爵士还呼吁大众，以仁慈人道的态度来对待敌方的伤患。

完全是由于史瑞福爵士的坚持与奔走，才使得医药情况逐渐好转。当然，人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淡忘在战争初期的悲惨情况与无数无辜的死者。

他没想到自己竟会和一个法国女子谈论到这件事，并且挺身而出为大使辩护。

在康士坦丁堡的人们大致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极端拥护崇拜史瑞福爵士的人士，大半是英国人与土耳其人，在他们眼中，史瑞福爵士就象是天国派来的天使，手持宝剑，雄屹在东方之门，卫护着欧洲的安全。

另一派是法国人，出于法国大使的无能，使他们不停的埋怨，认为他们被英、土两国忽视、排斥，似乎认为法国才配当这场战争的统帅。

史瑞福爵士在前晚就曾对嘉士德爵士说过：

“英、法两国实在很难共处，因为法国人总认为自己该居于领导地位。”

